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一回 敘華筵共談衷曲

詩曰： 堪歎世人不自知，欺人便是把天欺。

茫茫欲海終填滿，事到其間悔恨遲。

丹風來儀宇宙春，中天景色四時新。

世間事業惟忠孝，臣報君恩子報親。

這首詩乃前人所作，無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；如居官，以盡忠報國；居家者，以盡孝事親。是忠孝為人生之大本也。人能全忠全孝，則知節義廉恥，凡一切越禮非法之事不敢妄為，宗族鄉黨揄揚德行，是以流芳百世；若不忠不孝，則喪節義廉恥，凡一切損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，鄉曲閭閻無不咬牙切齒，是以遺臭萬年。這一節話乃千古公論，並非一人之私議也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有一土豪劣紳，姓葉名蔭芝，係莞邑石井鄉人，別號鹿莪，渾名皮象。自幼在家攻書，僥倖名登金榜，曾任戶部主事，在京供職幾年，因丁內艱，回家守孝。髮妻張氏，早已鏡破釵分，姬人伊氏，恃寵專房，再續何門，乃貢士南宮之女。

前生一女，許配白馬煙同李鶴舉之子。親家來往十分情密。

一朝主事壽辰，家人打掃地方潔淨，滿堂佳客紛紛到賀。

蔭芝在家貪戀妻妾，兼之財路通神，久經服缺，不欲起復登朝。

是日壽辰，大開筵席，觥籌交錯，婪美杯傾，膳罷酒闌，賓朋散退。座中惟有武舉鄧清、同宗葉潤澤。此二人乃是主事門下走狗，慣於巧言令色，左右逢迎。蔭芝將各親友送了，只留他兩個不肯放行，聲稱：「仁兄何必匆匆回府，權且屈駕寒莊，弟有言詞奏告。」於是吩咐家丁重擺酒宴，與二人暢飲談心。

正飲之間，家人報上：「親家李老爺到來。」三人連忙起身，離席相迎。彼此說長話短，共敘寒溫。禮畢，大眾一齊入席。

台中擺列海錯山珍。酒過數巡，鶴舉把杯，命僕滿斟上，雙手捧定，叫句：「親家，今日乃東華注算，南極增輝，弟叨姻末，理應到賀稱觴，只因俗冗匆匆，以致遲遲到府，借花敬佛，聊表微款，但願親家大人從此加官進爵，財帛亨通，年年此日，歲歲今朝。」說罷，將酒敬上。蔭芝雙手捧接，只稱：「親家，小弟材同蒲柳，不過馬齒頻加，辱承寵錫吉語，實深惶愧既承台命，自當樂從。」將酒一飲而盡，命童滿斟一盞回敬。鄧清乘勢連聲稱羨：「進士公果係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，近日天平旺相，釐戰興隆，財帛豐盈，不下陶朱之富。」蔭芝答曰：「小弟才微福薄，虛願難償，數載經營，目今依然故我。吾兄所云，實為鋪張取笑。我想世間千好萬好莫如錢好，自古道：一肥能遮百丑。但此物原非易得，縱然枉尺直尋，亦無妨礙。世上見利而思義者，能有幾人哉！」葉潤澤齷齪微笑，說道：「若要取財，須憑膽大，一不怕人言捐摘，二不怕神明鑒察，三不怕官司告發，方能患得銀錢到手。」

鄧清聞言，十分稱妙：「潤兄高見，果實不差。難怪人人請你做狀。原來一肚盡係砒霜。但係求財須尋方向，不若我們同往城中找覓一向公所，大家朝夕聚首，彼此打算求謀，寫出主事戶部銜頭，誰不稱羨。就係大小衙門也亦無奈其何，況且更有一宗美事，城中有女如雲，嫋娜娉婷，風流稱絕。或時倚門賣笑，甚屬可人，引動多少官家子弟，倩人作線穿針，但得身邊有些錢鈔，何愁好月不得團圓。」這一番話說得蔭芝心如火熱，霎時就要動身舉人。便向鄧清說道：「此言果合我意，煩兄與我找所雅潔房間，以便在城居住。」鄧清說：「謹遵台命。此事交於小弟擔承。」言罷，一眾告辭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，鄧清即往城中，便向水頭陳宅賃了一所，名曰：評花閣，內中奇花茂勝，秀草清幽，傢伙什物，一切齊備。鄧清令僕打掃虔（乾）潔，安排各事停當，便請主事喬遷。蔭芝進到館中，把目觀瞧，心中十分喜悅，便道：「鄧兄辦事真乃妥當。」從此狐群狗黨日相往來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蔭芝無事，想起老鄧個篇言語，就欲出街閒遊。小裝打扮，腳下穿了一雙方頭行履，手上帶了一個金鐲。輕搖雅篋，做出官家模樣，徐安、陳福跟隨，就向西門而去。一路行來，只見遊人成群結隊，比戶弦歌。多少油頭粉面遮遮掩掩，賣弄風情。遠望一道朱門排列高牌。執事徐安說道：「前邊那所亭苑甚屬華美，日日有人在此醉月飛觴，老爺何不步往賞玩一番。」

蔭芝說：「來意不誠，未便唐突。我們不若掉過隔邊去罷。」二僕稱是，隨即步往松柏高街。正在徘徊四顧，忽聞香風撲鼻。抬頭一看，只見門邊有位佳人，露出足下二寸金蓮，恍如潘妃再世，真乃俊俏銷魂。頭上螺髻堆雲，身中白衣鋪雪，下邊映出蔥綠紗褲。貌賽■娥，恰似對人暗傳心事。蔭芝看罷，暗暗歎道：「這個歡喜冤家，五百年前結下。」不覺遍體酸麻，恨不得向前偎傍。但恐被人恥笑，有失官方。權為忍耐。倚身靠住牆邊，方寸自亂。此時欲行欲止，進退維艱。誰料驚覺這個女子，見其如醉如癡，忍不住笑，丟個俏眼，低聲叫句：「嫂嫂，你看街上遊人挨肩擦背，絡繹不絕，你不若放下繡鞋，偷閒片刻工夫，出來則劇。」蔭芝聽見鶯喉宛轉，便更魄散魂飛。正在留連駐足觀望，這女子旋即舉步入內，蘭麝之香仍在，環■之聲漸遠，望眼將穿，饑涎空咽，萬種相思從此而起。幾回搔首仰天長歎，心中暗想：這位佳人未曉誰家婦女，淡妝素服，如此攝魄勾魂。站立一回，絕無聲息。只得呼喚徐安、陳福轉回旅邸。是晚愁腸百結，坐立不安。意欲歸房就寢，爭奈孤枕難眠。起來獨步園亭，但見一輪明月照耀長空，我想天上嫦娥難比此嬌美貌。隨喚徐安來問：「今日經過高街，看見站在門邊這個女子，你可否知其來歷？不妨底細說來。」徐安聽罷，口稱：「老爺在上，今日所見這位佳人乃係張木公之女，匹配何家為媳，孀居已自三年了。他乃莞邑堪誇，絕色有名，張鳳姐之稱遠近聞名，無人不識。他兄名喚良雪，頗有膂力，慣嫺弓馬。長向花街柳巷，愛月貪風。老爺如果中意此女，不妨坦腹東牀。」蔭芝聽見徐安言語，心內思量，不知此女意下若何？但風流人物是必情長。觀其動靜，也有求鳳之意，必須尋覓一人穿針引線，方能撮合成就。主僕談論多時，耳聽樵樓四鼓。徐安請主歇息。蔭芝暫回帳底安身。輾轉牙牀，不能成寐，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。情實堪憐，若得與她共枕同衾，就使一年半載，死亦無憾。轉眼雞聲報曉，曙色光窗，起來穿衣盥漱。徐安報導：「親家老爺到來！」